

長河
文丛

王稼句
——
著

四时读书乐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长河文丛》……梁由之 主编

四时读书乐

王稼句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时读书乐 / 王稼句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08-4570-3

I. ①四…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4024号

四时读书乐

- 作 者 王稼句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黎明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ublish.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570-3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题 记

这个书名，乃取集中一篇的题目，那是借着苏州某旧宅的砖雕门楼说事，因在那门楼下枋上雕镂着“四时读书乐”的场景。宋末元初仙居人翁森写了一组《四时读书乐歌》，四首七律，分春夏秋冬，咏读书之乐。这四首诗传播广泛，很多人都抄写过，碑帖流传是不少的，过去在坊间，时常能见到赵孟頫、文徵明、梁同书、成亲王永瑆、钱泳、林则徐、李鸿章、黄自元、孔祥珂等人的印本，尤其是徐郙、陆润庠、曹鸿勋、张謇四位状元，更写得温雅圆和、骨韵兼善，堪称台阁体的典范。这些碑帖，向来有很好的销路，由于那四首诗本身写得不错，像“绿满窗前草不除”、“数点梅花天地心”等，都算得上名句，抄它的人几乎都有大名，且大都是中规中矩的楷书。这对孩儿们来说，那就不但是理想的临摹范本，名人效应更成为人生楷模，而诗中描绘的读书境地，也让他们潜移默化，诗境与心境融合了，四时读书，也就有了四时不同之乐。正因为如此，这组诗向被认为传递的是社会“正能量”，不但有碑帖，在笔筒、墨盒、搁臂、水盂、镇纸等文具上也很常见。画人则将它作为一个题材，大都依诗意作四屏条。至于砖雕则不多见，故那门楼上的故事，题材不谐俗，寓意不庸浅，创造了一个让人神往的读书境界，作为民居建筑装饰，算是上乘的。

读书既有年龄之分，更有性质之别。孩儿入塾启蒙，戒尺和罚跪，限制了他们自由的天性，哪有什么读书之乐？冯梦龙《广笑府》就记了一首《懒学诗》，咏道：“春游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凄凉无兴趣，不如耍笑过残年。”仇英《摹天籁阁宋人画册》中一帧“村童闹学”，晚清天津杨柳青年画《闹学顽戏图》，就反映了孩儿们摆脱束缚后的快乐心情。到了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的各个时段，那“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映雪囊萤”、“然荻读书”诸多故事，又何乐之有？尤侗《艮斋杂说》卷五记了一则轶话，说是某君将死，对亲友说：“吾死无所苦，所苦此去重抱书包上学堂耳。”那诙谐中是含着悲哀的。且不说科举时代，民国了，上学读书，依然负担沉重，知堂在《苦竹杂记·谈中小学》里说：“一天八点十点的功课，晚上做各种宿题几十道，写大字几张小字几百，抄读本，作日记，我也背不清楚，各科先生都认定自己的功课最重要，也不管小孩是几岁，身体如何，晚上要睡几个钟头，睡前有若干刻钟可以做多少事。”时到如今，变本加厉，为升学，为高考，为考研，读书之乐更无从谈起，更有论文一道坎，又少不了要去读书，挖空心思，这里抄一点，那里偷一点，拼拼凑凑，应付导师，岂不知导师也是这样过来的，真是苦不堪言，然而不堪言者，更胜过那苦，还会有什么乐。

然而读书固然有乐的，所谓乐，也就是满足自己的阅读愿望。依我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强迫的要求，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求自己的喜欢，那读书就有意思，有佳境，有乐趣了。犹记初读小学，放学后走过几条小巷，到一家小书摊，搬一张小凳，一分钱一本，看得真是津津有味，这是我早年所得的读书之乐。我在上大学前的学生时代，几乎都给“文革”占了，上课都不正常，更没有什么作业，就千方百计去找闲书来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五十多年来，正经书没读过几本，闲书却读了不少，至今一无所成，原因大概也在于此。但我却并无“老大徒伤悲”的遗憾，似乎这样也挺好，故至今还是在杂览，有什么读什么，想读什么读什么。读《启颜录》，读《笑林广记》，时会舒眉破颜，甚至笑出声音来；读《古拉格群岛》，读《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心情沉重，然而那些往事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大暑后这几天，异乎寻常的炎热，不想做事，也做不出什么事来，午前就泡一杯酽冽的祁红，找出一本《苦口甘口》，躺在藤榻上随便翻翻。翻到一篇《灯下读书论》，知堂说：“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淘淘，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这几句话，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完全的意思，我的读，也无非是想多知道一点世上的事。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目 录

1 题 记

- 001 苏曼殊：暮烟疏雨过阊门
- 006 周作人：多谢石家豆腐羹
- 014 钱基博：远山沉日树苍凉
- 020 张恨水：正似一江春水绿
- 025 郁达夫：残宵无梦到横塘
- 031 朱自清：君居停我情汪洋
- 034 沈从文：画了春愁画夕阳
- 042 田 汉：曾识西山谢黛娥
- 047 黄裳四种
- 059 关于《骆驼丛书》
- 069 知堂晚年的文章
- 072 俞平伯日记
- 075 徐志摩书谈

090	鲁迅的中文藏书
094	叶圣陶在甬直
100	叶圣陶早年日记
104	叶圣陶的《客语》
111	陈万里的《大风集》
118	关于鸳鸯蝴蝶派
146	书房风景：补树书屋
153	书房风景：苦雨斋
163	书房风景：风雨茅庐
174	文夫先生两事
179	金性尧的最后想法
183	《浮生六记》人物小考
197	《浮生六记》伪作两记
205	沈复的琉球之行
220	秦桧们的遗墨
229	柳如是小影
245	红豆庄的前世今生
263	朱市妓王月生
271	四时读书乐
277	后 记

苏曼殊：暮烟疏雨过阊门

苏游梦痕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苏曼殊二十岁，他当时还用本名戡，字子穀，“曼殊”这个别号还没起呢。那年九月初，他从日本弃学回国。因为与他一起乘坐“博爱丸”号轮船回国的吴帙书、吴绶章兄弟是苏州人，他也就跟着，先到上海，然后一起来到苏州。

那时正值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中俄密约》披露，各地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苏州盘门内西洋环巷毓元小学堂的学生，也群情激奋，时在上海南洋公学大闹风潮之后不久，他们也如响而应。毓元小学堂的校董是王均卿，也就是后来在世界书局发意伪造《浮生六记》后两记的王文濡，因为他傲慢地压制学生，一共三十三名学生，三十二名学生一齐退学了。几位家长和教员担心学生一散无归，便游说富绅，借了丁香巷里汪氏的空屋，办起一所吴中公学社。曼殊便由吴氏昆仲推荐，担任公学社的英文教员。公学社的同事，像包天笑、吴卓人、徐筑岩、朱梁任、吴伯涛等，都是苏州人，散学后就各自回家。曼殊则就住在公学社的楼上，膳食也由汪家代办。包天笑有位朋友祝心渊（秉纲），本是毓元小学堂的教员，被王均卿解聘后，就去接管唐家巷无忌公所的小学堂，便邀请包天笑和曼殊到那里兼课，因此两人的关系更接近了。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曾记下对曼殊的最初印象：

“当我初见曼殊的时候，他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吧，瘦怯怯的样子，沉默寡言，那也难怪他，他第一次到苏州来，哪里会说苏州话，而且他说的广东话，我们也不懂。那时不独他一人，还带了一位年约十岁左右的男子。起初我们以为是曼殊的弟弟，后来听说曼殊并没有弟弟，据吴氏昆仲说，是他朋友的弟弟，但曼殊也不肯详言其身世，我们也未便查三问四。至于曼殊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父亲是位广东商人姓苏的，母亲是日本人。到后来说他母亲是河合氏，父亲苏某某，差不多到了曼殊逝世以后才发表。这也由于曼殊抱有身世之痛，生前不大肯吐露之故吧。”

曼殊在吴中公学社时，很有点寂寞，经常到他楼上去的，也就是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说：

“我那时比较空闲，常到他房里去看他，起初我们作笔谈，后来也就不必了。但曼殊却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即以示我，最后则付诸字簏。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付诸字簏。”

他为包天笑画过一页扇面，题名“扑满图”，画上一个孩子正在敲碎他的“扑满”（积钱的小瓦罐），以取其钱。这是一个传统婴戏题材，而曼殊题以“扑满”者，实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一九七一年，九十六岁的包天笑写了《题曼殊遗墨》两绝，追忆往事，一首咏道：“曼殊骑驴入苏州，柳色青青笛韵幽。卸却僧衣抛去笠，偏教遗墨作长留。”另一首咏道：“渡海东来是一癯，芒鞋布衲到姑苏。悠悠六十年前事，忆否儿童扑满图。”并注道：“曼殊初到苏州，在辛亥之前，今又辛亥年矣。忆在吴中公学社楼上，为我画《儿童扑满图》之便面，寓意殊深，惜已遗失，今睹此图，如见故人。”当时，曼殊还为祝心渊及朱梁任的兄弟画过画，可惜都已真迹无存了。今惟有《吴门闻笛图》尚可见得，共有两幅，

一幅见《曼殊上人妙墨册子》，画一骑驴者行于湖堤，柳树披拂，远处绿荫中孤塔耸峙，近处有茅亭，亭中一女子正在吹笛。画上题曰：“癸卯入吴门，道中闻笛，阴深凄楚，因制斯图。”另一幅为水墨真迹，也就是晚年包天笑《题曼殊遗墨》的那件，今藏香港艺术馆虚白斋，构图与印本几乎一样，只是茅亭空空，吹笛女子不知何处去了，画上题语的字体、字数、署款等也有差异。另外，曼殊还为叶楚伦画过一幅《汾堤吊梦图》，真迹已佚，仅见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插图。这也有一个故事，说叶楚伦在上海时，经常与曼殊见面，一直想问他讨张画，但他屡屡推辞，叶也无可奈何。有一天，总算有了一个办法，将他关在上海太平洋报社三楼李叔同的房间里，一边给他吃糖果、牛肉干，一边逼着他画画，曼殊便一面吃一面画，就画了这幅《汾堤吊梦图》。画上长堤蜿蜒，老柳数株，宽阔的湖面上一片静落落，大概是日薄西山的时候，一群归鸦正向远远的湖天之际飞去。图上还题了“汾堤吊梦图，曼殊为楚伦居士作”三行字。那是一九一二年春末夏初的事。

《吴门闻笛图》和《汾堤吊梦图》，正是曼殊苏州尘缘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刚来苏州不久，便跟着朱梁任、王薇伯、包天笑、祝心渊等一起到西郊的狮子山去招国魂。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记道：

“有一天，朱梁任忽然发起要到苏州郊外狮子山去招国魂。这种玩艺儿，现在想想，也大有痴意。我问：‘何以要到狮子山呢？’他说：‘我们中国是睡狮，到这时候，睡狮也应该醒了。’偏偏祝心渊、王薇伯等都附和他。还拉了我和苏曼殊。我当时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曼殊是无可无不可的，这种事有几位老先生，真以为我们发痴了。于是由梁任去雇了一条小快船，因为在苏州作郊

游，并无车马，总是要坐船的，还由他备了一些祭品，到狮子山去了。记得那时候，重阳已过，正是九月中，一路黄花红叶，秋色漫烂，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为之一畅。”

那时狮子山很冷僻，他们爬上山顶，展舞起一面黑质白字的招魂幡，幡上有“魂兮归来”四字，大家同声高唱《招国魂歌》，朱梁任还带了一管后膛枪，向北放了一枪。以这种方式抒发反满复汉的情绪，固然有点幼稚，但在近代苏州革命史上仍是值得记载的事。

曼殊第一次在苏州住的时间很短，前后不满一个月，当他得知陈独秀、张继在上海主持《国民日报》，便离开苏州，去那里担任英文编辑。曼殊离开苏州时，包天笑有两首诗送别，一首咏道：“剑不光芒酒不温，沉沉歌哭叩天阍。死生流转终相值，风雪来招武士魂。”另一首咏道：“激浪怒涛翻海水，腥风膻雨扑胡尘。低徊我自无言说，珍重前途为国民。”

一九一三年四月，曼殊与郑桐荪等人游了一次苏州。春天的苏州，桃柳秾丽，烟雨迷离，他情绪高昂，兴尽而返。同年春夏之交，他又两次到吴江盛泽，在郑家与郑桐荪、沈燕谋一起筹划并开始编写《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这年的夏天，他几乎一直住在苏州，在滚绣坊七十二号郑桐荪之兄咏春的家里，继续编写辞典。滚绣坊一边是深宅大院，一边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氛围清幽。据说，曼殊编写辞典非常认真，埋头尺案，不知晨昏，“或窃视之，则见大书、小书、朱书、墨书，如蝇头，如葡萄，如桃花之灿然，如水云之飘渺，堆置五十七叶”。他虽然几乎足不出户，但毕竟身在苏州，感染了苏州特有的氛围，触发了他的怀古伤今之情，于是他写下了组诗《吴门》，共十一首，这组《吴门》后来发表于《南社》第九集（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改题《吴门

依易生韵》，“易生”是沈燕谋的别字，然沈是并无原作的，曼殊只不过随手拈来而已。这组诗写得实在是非常缠绵，第一首便咏道：“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

在苏州的这段生活，深深地留在曼殊的记忆里，只时隔一年，他在日本有一封信寄给沈燕谋，其中说：“回忆乌鹊桥边，滚绣坊里，未尝不黯然魂消也。”又隔了一年的一九一五年，他在东京，又念想起苏州。他在小说《绛纱记》里写了这样一段：“余流转乞食两阅月，至苏州城。一日，行经乌鹊桥，细雨濛濛，沾余衣袂。余立酒楼下，闻酒贩言，有广东人流落可叹者，依郑氏处馆度日，其人类有疯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于是过石桥，寻门叩问，有人出应，果是梦珠，惟瘦面，披僧衣。听余语颠末，似省前事，然言不及赠玉之人。”这便是曼殊追忆在苏州的履痕。同年暮春，他在给柳亚子的一封里说：“此处尚未换单衣，苏州天气何如？亦尝至植园、西园疏散否？不知所裁。”问柳亚子，近来是否去那两个园子游玩散心。隔了两天，他又写信给柳亚子，说他一时不能来苏州，“又恐不能骑驴子过观前食紫芝斋之粽子糖，思之愁叹”。另一封给邵元冲的信里也说：“老大房之酥糖，苏州观前紫芝斋之粽子糖，君所知也。”“紫芝斋”乃茶食名肆“采芝斋”之误，曼殊好吃甜食，苏州采芝斋的粽子糖也是他特别喜欢的。

周作人：多谢石家豆腐羹

苏游梦痕之二

周作人一八八五年生于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一九六七年卒于北京八道湾，活了八十三岁，苏州他只来过一次。但苏州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他书读得多，知道很多苏州的故事和风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最早的几篇文字都与苏州有点关系。

那是一九〇四年，周作人二十岁，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年初，丁初我在常熟创办的《女子世界》问世，这是我国最早的妇女刊物之一。周作人在同学陈君处看到了，便写两篇文章寄去，署名“吴萍云”，发表在第五期上。一篇题为《说死生》，文章批评了惧祸怕死、苟且偷生的心理，以明清以来的历史事实阐明“祸患之来，初不因畏避而少减。其惧祸也深，其受祸也亦必酷，其理成一正比例”，故应以“待死之身”，“血灌自由之苗”，如此则“吾身虽死，自由不死；吾身虽灭，原质不灭”，表明了他早期唯物主义的生死观，也反映了他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思想。另一篇题为《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称中国女子四千年来“委身于脂粉生涯，闭置于无形牢狱，骚人逸士，形之歌咏，不曰艳如桃李，则曰闭月羞花，一似天生女子惟色足称，只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也者。而我女子亦遂自认为玩具，日驰情于粉黛罗纨，断送其有用之光阴，造成一种不可思议之恶

状，以博男子之欢笑”，而“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故应摆脱“以花字女子”的“恶根性”，属妇女解放运动的呼声。

这两篇文章是周作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字，让他很兴奋，于是便继续向《女子世界》投稿。他后来在《学校生活的一页》里回忆：“我在印度读本以外所看见的新书，第一种是从日本得来的一本《天方夜谈》。这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三先令半的插画本，其中有亚拉廷拿着神灯，和亚利巴巴的女奴拿了短刀跳舞的图，我还约略记得。”“《天方夜谈》里的《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这便是《侠女奴》，署名“萍云女士”，从一九〇四年七月起，分四次连载于第八、九、十一、十二期。第十二期上，他又有七绝十首《因花集——题〈侠女奴〉原本》，署名“会稽碧罗女士”。

《侠女奴》并非一次译好寄交，据周作人日记，农历甲辰十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日），“终日译《侠女奴》，约得三千字”；十六日，“抄译稿约三千字”；十八日，“寄时报馆、三弟、采卿、丁初我四函，附译文四纸”。这“译文四纸”即《侠女奴》的最后部分，可见《女子世界》第十二期的出版已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在第二年出版的《女子世界》上，他又发表了《好花枝》和《女猎人》两篇文言小说，柯南道尔《荒矶》、雨果《天鹄儿》两篇译作，以及《女祸传》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五号合刊上，发表了鲁迅译述的《造人术》，署名“索子”，也是由周作人转寄给《女子世界》的，周作人并写了一则跋语，署名“萍云”。

《女子世界》是在常熟编辑，印刷和发行则由在上海棋盘街的

大同书局承担，大概周作人认为常熟是苏州的属县，故在他的回忆里就有“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诸语。当时《女子世界》并不付稿费，只以书刊代酬，周作人在乙巳年三月初二日（一九〇五年四月六日）的日记就记道：“下午收到上海女子世界社寄信并《女子世界》十一本，增刊一册，《双艳记》、《恩仇血》、《孽海花》各一册。”

由《女子世界》开始，周作人正式步入了著译生涯的漫长道路。

一九四三年，周作人五十九岁。二月，因汉奸集团内部的倾轧，加之日本对英美宣战，汪伪国民政府改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解除了周作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之职。在汪精卫的安排下，周作人赴南京，就任伪国府委员，并在南京、苏州讲学。四月五日，周作人乘火车南下，随行的有周丰一、苏瑞成、王万松等。他们在南京住了四天，又在沈启无夫妇、王古鲁、龙沐勋和伪中央宣传部事业司司长杨鸿烈等陪同下，前往苏州。周作人的苏州之行，据说是袁殊的邀请。袁殊是位特殊人物，接受中共地下党潘汉年的直接领导，周旋于重庆、南京和日本军部之间，时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袁殊素来钦佩周作人的文章，并广交南北沦陷区的文艺界人士，他来作邀请，大概也是有意借助周作人的名望。

四月十日上午十时，京沪特快抵苏，袁殊和江苏教育学院副院长汪馥泉，以及伪江苏省府宣传处、江苏日报社、中央社苏州分社的代表等，都往车站迎接，然后分乘几辆汽车直奔木渎。周作人在《苏州的回忆》里说：“我感到特别感觉有趣味的，乃是在木渎下了汽车，走过两条街往石家饭店去时，看见那里的小河，小船，石桥，两岸枕河的人家，觉得和绍兴一样，这是江南的寻

常景色，在我江东的人看了也同样的亲近，恍如身在故乡了。”因为时令关系，石家饭店的名菜鲃肺汤没有尝到，而一道荠菜豆腐羹却让周作人赞不绝口，他应饭店主人之请，写了四句：“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吾乡亦有似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又为木渎警署的孙业、陈涛生各题诗一首，一首曰：“少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另一首曰：“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居况味不胜言。开门偶共邻客话，窥见庵中黑一团。”饭后就去登灵岩山，周作人觉得苏州西郊的山色实在是秀丽妩媚的。

第二天清早，一群初中生就来到周作人下榻的乐乡饭店，张香还在《周作人印象》里回忆，那天周作人谈起他们读过的《故乡的野菜》，“只是通过几种野菜，表达对于儿时故乡的怀念，没有很大的意思”；又谈到《乌篷船》，“说起乌篷船，这倒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他的讲话委婉，实在，真像他文章的风格”。接着，他在伪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徐澂的陪同下，去马医科瞻仰了俞樾的故居曲园，周作人说：“我在曲园前面的堂屋里徘徊良久之，再往南去看俞先生著书的两间小屋，那时所见这些过廊，侧门，天井种种，都恍惚是曾经见过似的，又流连了一会儿。我对同行的友人说，平伯有这样好的老屋在此，何必留滞北方，我回去应当劝他南归才对。”从曲园出来，又去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祭扫了章太炎的墓。因为当时“章氏国学讲习会”已成为日本人的某机构，故周作人感叹道：“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殊属遗憾。”

太炎先生是周作人的老师，而曲园老人则向为他所钦佩，况且俞平伯又是苦雨斋的入室弟子，故其他地方可以不看，这两位前辈的旧居却不能不去拜谒的。